

刚果(金)在1960年6月独立后,由于部族、宗教的分歧,武装冲突不断,政局动荡不安。在1960年底刚果(金)政府卢蒙巴总理被绑架和杀害以后,副总理基赞加宣布,他自担任刚果(金)合法政府的代总理,将政府从利奥波德维迁到东方省的基桑加尼,继续奉行卢蒙巴的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政策。

在1961年中,我曾两次到基桑加尼采访。其间,我采访了离基桑加尼不太远的住在大森林里被称为“小人国”的矮人部族,后来,我又采访了被称为“大人国”的邻国卢旺达和布隆迪境内的胡图部族。他们落后的生活至今难忘,我看到非洲朋友时常常想起他们……

一

当时在长期的殖民统治中,他们的生活都非常困难和艰辛。“小人国”在刚果境内,在基桑加尼东南大约二百公里的森林中。这个部族的人都很矮小,一般在一米三四之间,有些还要矮一些,分散住在各地的森林中。人们一般称为“矮人部族”,原来部族的名称却谁也不知道了。我们在当地朋友陪同下早上从基桑加尼乘汽车出发,沿着在原始森林中开辟出来的一条小路驶去。两边都是阴沉沉的森林,树干上长满了青苔,散发出一股潮湿的霉味。只有猴子在路边的树枝上跳来跳去。一听到汽车的声音,就慌忙逃到林子里去。道路很狭窄,又长满了茅草,车子开得很慢。小路两旁,堆积着一座座很高的黄色的蚂蚁山,有的已有四五米高,当地的人说至少已有十多年到几十年的历史。这一带的原始森林长得很密,阳光很少,连猴、兔、鹿、雉鸡都很少,一般的动物都不敢到密林深处了。小路很难走,只有两百公里的路,到傍晚时才到了矮人部族居住区附近的小镇上的旅店住下来。

吃了晚饭后,同来的当地人要我们一起把带来的大包的盐、白糖、纸烟、火柴、针线、药品和小瓶的酒、饮料等,分装成一些小包,作为明天去看矮人部族时送给他们的礼品。同来的人说,这些日用品在那里很缺乏。在过去殖民统治时期,殖民者和商人常常欺骗他们,用这些不值

报上见到爆肚冯去世的消息,又见到了他的照片:穆斯林的帽子,眼神迷离,嘴下一簇小胡须……算算竟有十几年没见面了。

爆肚冯,冯广聚。我们一度很熟,当年多次采访过他,为他写过文章。近几年总是在报纸和电视报道中看到他到处奔忙,先是带领联合了昔日的弟兄,开辟了一片集体老字号“九门小吃”。我去吃过,小吃虽然还是各个分散的,总觉得那样的环境和吃老字号的小馆感觉不一样。爆肚,是过去很普及的小吃,同样字号的铺子很多,有爆肚白、爆肚满等等,冯广聚的“爆肚冯”是其中名气最大的一家。

我和他认识是宣武区黄宗汉介绍的。我在艺术研究院工作,黄宗汉是宣武区的文化顾问,也是宣武区地面上的菩萨,同时又是文化界著名的黄氏家族(黄宗江、黄宗英、黄宗洛)中的小弟。他参加革命不晚,但行政级别不高。他向我推荐说:宣武区藏龙卧虎,冯广聚有时土得掉渣,但对宣南文化有时把握得很真切。他住在大栅栏最南面的贫民区,住家多只有一间屋,甚至厕所也没有。我后来采访了冯,那时他家的生活已经有了一些改善。冯说起他当年在家待业的感受:当时政府的人都挺傲气,动不动要他们离开北京的家庭,要他们去到外地的工厂,

“小人国”和“大人国”

◆ 王殊

【作者简介】

王殊 江苏常熟人,1924年10月出生。复旦大学外文系肄业。1946年到苏北解放区工作。1948年10月起,任新华社驻华东野战军记者,参加了淮海、渡江、上海战役的报道和朝鲜停战谈判的报道,还参加了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万隆会议的报道。1956年5月起,历任新华社驻巴基斯坦、加纳、几内亚、马里、刚果、古巴等国记者。1969年10月任新华社驻联邦德国记者,为促进中国同联邦德国建立外交关系发挥了作用。1972年10月调外交部工作,任我国驻联邦德国使馆参赞,1974年任大使。1977年1月任《红旗》杂志社总编辑。1978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80年任我国驻奥地利大使兼驻维也纳联合国组织大使,驻原子能机构代表。1986年11月任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1988年离休。著有《15年驻外记者生涯》《五洲风云记》《静夜思故人》。

钱的东西换取他们值钱的象牙、兽皮、兽骨等。

二

第二天一早,我们开汽车到了森林的边缘停下来,走进林子里去访问住在一条河汉两边的矮人部族。这条河汉大约有一两百米宽,通向外面的大河。沿着河汉两边排列着用树枝和叶子搭建的小棚子,人们都住在这些棚子里。部落里大部分的人都已出去打猎,只有小部分的人留在家,男子坐着独木舟在河面上用网或鱼叉捕鱼,妇女们和一些大孩子在烧锅做饭。几口大铁锅都吊在大的树架上,下面烧着树干,有的煮肉食,有的煮木薯。人们过着日出而作、日没而息、共同劳动、群居一起的生活。这里的人都矮小一些,但很健壮,没有衣服,男的下身围一块布,女的特别是年轻的胸前还围一块布,只有简单的语言,没有文字。我们先去看望了酋长,他又是巫师,正在给一个人治病,念了好几次咒,又给病人一些草药吃。酋长的头发已经花白,牙齿几乎全已脱落,身体非常消瘦,颈子里带着一串玛瑙贝,下身围了一块兽皮。我们问他多大年龄,他自己也不清楚。同来的人说,这个酋长的年纪估计最多四十刚出头。由于生活贫困和艰辛,当地人一般多病早衰,显得苍老,能活到五十岁的很少。当时,这个部落大约只有五百多人,人口正在不断减少。我们给酋长送了一份

盐、糖、针线和一瓶酒,他很高兴,答应用独木舟带我们到河汉对面去看看。独木舟是用一段粗大的树干制成的,用斧头砍了三个坐舱,每个舱坐一个人。他把我们两个扶进了前面的两个座舱后,就跳进了后舱,用木桨在岸上一顶就把小舟划了出去。两岸是大片原始森林粗犷的景色。河口的鱼多,酋长在船上拿起鱼叉来,接连叉了两条大鱼送给我们。

三

这个部族的人主要从事打猎捕鱼,也在森林里采集一些木薯、野香蕉之类的食物,也喂养一些鸡、兔等的小家畜。一些妇女和老人正在阳光下翻晒兽肉、兽皮、兽骨等,也有些人在把这几天来猎获的雉鸡、野兔、野鹿等和家养的小家禽用草绳捆扎起来,准备把这些东西送到附近市集上去交换日用品和烟酒等。也有不少的非人开了车子到这里来收购。酋长把这些交换来的东西一部分平均分配给部族所有的成员,一部分贮存起来以后再分配。人们的生活非常艰辛,特别是在雨季,森林中气候较冷,雨水很多,只能躲在小棚子里挨风吹雨淋,不能出去打猎和采集食物,患病的很多,没有药品治疗。两个巫师兼任医生,他们平日里采集和翻晒草药,把晒干的草药在石臼里捣碎,贮存在铁罐或瓶子里用来治病。同来的人说,这个部落的生活状况还不是最差的,居住在森林深处的部族更艰苦和贫

爆肚冯与老字号

◆ 徐城北

小云”、“金少山”、“谭富英”、“裘盛戎”几个名字,清晰地分别说出这些名家当年怎么来的,穿的什么,可曾戴着的帽子,有没有随同,说了一些什么,用了什么动作,这些他完全融化在记忆中,忘记不了。甚至当年的青年演员谭元寿与马长礼分别骑着什么牌子的自行车,全都一清二楚。这些历史镜头融化在他的血液中,他是这些生活的历史见证人。

我与老冯的交情日密,他谈了他祖上年轻时(康熙朝人)曾从山东原籍去天津求艺的过程。一次求艺失败,老祖情绪低落地乘船离开天津,一路生怕船老板把自己赶下船,这时他发现河对面也开来一条船,是从天津开往通州的。他紧张注视着对方,等其临近之时,忽地一下跃起,就跳到对方的甲板上,着实把对方吓了一跳。经过恳求,他随船进入了通州。因为是夜里上岸的,又没个介绍人,附近买卖都不肯收留他,甚至毫不客气地轰赶他走远。怕他不走远,自己的铺子第二天就不安全。他一连在别家铺子檐下挨过了数夜,也没能赢得信任。后来,他利用

困,有的还在母系社会的阶段。

酋长邀请我们同他们一起去打猎,但必须在天亮之前赶到,我们很高兴地同意了。第二天按时赶去,五六十个猎手已经准备出发了。参加打猎的都是部落里的好手,年轻力壮自不必说,还要机智勇敢,会使用各种武器。他们脸上擦着白粉,颈子里挂着玛瑙贝和石珠子项圈,有些手执长矛、尖枪、大刀和弓箭,有些带着鼓和长网,显得很威武。我们由酋长陪同跟着一队猎手向后山坡树林快步前进,山路上雾气弥漫,露水很大,路上还有些打滑。走了大约十多公里,东方才有些发红。我们走进了一片林子,酋长要我们爬到一棵小树上去看,猎手们分散开去,不一会山坡上四面发出了震天的喊声和鼓声,兔、鹿、狐狸和其他一些小动物都吓得跑了过来,雉鸡更是到处乱窜,一只野猪带着几只小野猪也跑了过来。猎手们打着鼓叫喊着拉开了长网四面合围上来,一些小动物想逃出去,都被刀枪和弓箭击中擒获,很多雉鸡也冲进了网里跑不出来。我们从树上跳了下来,同猎手们一起欢呼打猎的胜利,向他们赠送了原来准备好的礼品。酋长说,村落附近的野兽已经减少,野象、野牛等大动物已经绝迹。他们要猎取更多值钱的动物,还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在告别的时候,酋长送给我们一些雉鸡和野兔,回到旅馆以后,非洲朋友在园子里升起了一堆篝火,像是营火晚会一样别有风味。

四

巨人部族在当时还没有独立的卢旺达和布隆迪境内,称为胡图族。人们长得高大魁梧,一般在一米七八,还有不少长得更高的,因此当地也称他们为巨人部族。有些部落居住在刚果和卢旺达边境地区,在基桑加尼东南三百多公里。我们还是非洲朋友陪同下乘汽车去访问了他们,公路比较宽阔,两边森林也并不稠密,沿途有不少小村落和放火开垦的土地种了一些玉米和花生之

类。在途中,我们又经历了一场热带暴风雨,乌云四合,狂风劲吹,森林发出了有力的呼啸,树枝和茅草刮得满地跑。云层越积越厚,压到了林梢上,好像爬上去就可以把云层一块块扯下来。公路上越来越阴暗,只有闪闪的电光照亮了前面的道路。暴雨来得很猛烈,公路立刻变成了急流,车子不得不停下来等待风雨的过去。不一会风散雨停,灼热的阳光又照射出来,闷热而潮湿。我们车子渐渐进入了丘陵地带,林子越来越稀疏,村落和庄稼多了起来,到边境小镇在旅店住下时,天还没有完全黑。

第二天早上,我们穿过边境去参观巨人部落的集市,道路两边的山坡上种植着玉米和小米,放牧着牛羊。沿途村子很多,当地人们主要从事农业和畜牧业。公路上的行人渐渐多了起来,他们身上都带着长矛和砍刀,防止郊外野兽的袭击。集市就在一个大村落外十字路口的广场上,我们到的时候,已有二三百从各地前来赶集的人,也有不少从城里来收购皮革、肉类和其他土产品的商人。当地人的高大,与外地来的人一比就看得清楚。他们男的穿着白色的袍,女的也穿着白色的衣服,都带着好几个孩子。集市贸易大多是物物交换,有的拿了好几盒火柴、针线换一些牛羊肉;也有的用一块土布,换一袋玉米。有用砍刀作为交换手段的,砍刀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工具,城里制造的砍刀很值钱,因此砍刀成了名符其实的刀币。集市的买卖很兴旺,没有什么固定的价格,买卖双方虽然有不少的讨价还价,但也不太计较,主要是看各自的需要。不少人把牛羊牵到集上来宰杀,牛羊肉当场进行交易,交换家里需要的商品,牛羊皮摊在地上在阳光下晒,等城里人前来收购。城里生产的日用品和工业品都很昂贵,可以换回不少的农产品。我们的朋友用几包香烟换了好几公斤牛羊肉,说晚上到旅馆后给我们做烤牛羊肉吃。我们访问了非洲农村和森林中的一些部族以后,更深入地认识到了为什么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不可阻挡,为什么非洲志士前仆后继,勇往直前。我在1959年初到非洲的时候,还没有一个国家取得独立,但在之后的两三年内很多的国家都独立了。

能如期诞生。如果跳的地点不在通州,也未必会有后来这么大的阵势。一切就会另一个版本。冯广聚讲得很朴素,却也给我很多遐想空间。我由此逐步开始了对老字号的研究,城南是老字号聚集的地方,当时我住的靠近城南,又有宗汉先生提点,更有冯广聚等老手艺人在,得了不少便利。《花雨分披老字号》成书后,我对老字号的兴趣更浓了。

前些年许多种老北京小吃联合起来,成立了“九门小吃”的新据点,冯广聚应该是一名有影响力的人物。如今领头人去了,我想北京老字号业的内内外外,也自然不无悲凉。

宗汉先生走了,冯广聚老人家走了,我自己也已经病了很多年。但欣慰的是近年看到不少后起的中青年人对京城传统的饮食和老字号深感兴趣,且用心研究,相信这些老辈人用艰辛和心血流传下来的“手艺”不会被现代化的洪流淹没,“爆肚冯”的后人会以不同形式的“跳”保护、传承祖上的事业。

